

「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敘錄

王德毅

一

我國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史學研究之成就度越前古，究其原因，多以為西方治史方法的引進，各種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日新月異，帶動人文科學之研究。這一原動力，當然要居首功。然以史學之研究，端靠史料，六十年來新史料的不斷發現，如甲骨文、漢簡、敦煌寫經卷軸，已各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尚有內閣大庫藏的明清檔案和久已失傳的古籍寫本，（註一）不僅豐富了歷史文獻，也擴大了治史的領域，為清代以前的學者所無法想到的。此外，就要數到上古的鐘鼎文字和歷代的石碑刻辭，又多是史籍中所不著錄的，歷來為考史學者和小學家所取資。自宋以來，經歷朝好古學者彙輯收編而成的專書，陸續問世，而研究考訂之作亦與時俱增，至今已汗牛充棟。金石學早已成為一專門學問。此學淵源甚早，於經史考據、古文字考釋，助益甚大。晚清古文字學家楊峴撰陸心源吳興金石記序說：

昔者傅青主問閻百詩金石文字足以證經史之偽，此學始於何代？百詩舉王肅、劉沔等七事應之。至王西莊序錢竹汀金石跋尾，又舉左傳禮記等十一事補百詩之未及。然余讀許慎說文解字自序，謂郡國往往得鼎彝，其銘皆前代之古文，則許書亦不廢金石也，西莊又曰：青主雖稱有益經史，實惟證史為要，善哉言乎，未能或之非矣！

許慎說文解字中錄有不少古文，雖未註明出處，當是得之於鼎彝上之銘文。其有採用秦石刻者，則明言之。能識得這些古文，對研究古代典制和史事是有幫助的。故治古文奇字，實在也是為了證史。司馬遷修史記，於秦始皇本紀中載錄始皇東巡泰山、琅邪、會稽等地之石刻，極為詳明，顯為當時所共見的。金石有助於補史證史，久已成為史學家之共識。

葉昌熾撰語石，將歷代金石之書區分為六類：

（一）存目。如宋王象之的輿地碑目，雖詳於南而略於北，然有筆路藍縷之功。他如清錢大昕的范氏天一閣碑目，趙魏的竹庵齋金石目錄，繆荃孫的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各有特色。

(二)錄文。如宋洪适之隸釋、隸續，首開風氣，元陶宗儀古刻叢鈔，明都穆的金薤琳琅續之，至清王昶之金石萃編堪稱集其大成。他如清魏錫增的續語堂，於闕文泐字空格跳行皆以原碑為準，更見精絕。

(三)跋尾。如清錢大昕的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最爲代表。錢氏以其博聞宏覽，上自經史，下及說部文集，乃至地理姓氏，莫不窮源溯流，釐正同異，無疑是一部考證之作。他如武億的授堂金石跋，嚴可均的鐵橋金石跋，亦多發明。

(四)分代。如清翁方綱的兩漢金石記，首創此體，繼乃有吳蘭修以南漢金石志，皆足以備掌故，增異聞。他如黃任恒遼代金石錄亦屬之。

(五)分人。惟有宋不著編人的寶刻類編屬之，以體例不純，難以依據，後賢無所準式，故少繼之者。

(六)分地。此類最富，其以一省爲斷者，則有若清畢沅的山左金石志，關中金石記，阮元的兩浙金石志等。或有附麗省志者，如胡聘之的山右石刻叢編，武樹善的陝西金石志，張仲忻的湖北金石志，均可分可合。次則以一府州爲斷者，有若清嚴觀的江寧金石記，沈濤的常山貞石志，李遇孫的括蒼金石志等。三則以一邑爲斷者，有若清段松苓的益都金石記，武億的安陽金石錄、偃師金石記等。上所舉諸書，各有其獨特之處。

上舉六類專門之書，已是洋洋大觀。此外尚有專考一隅者，如清林侗之唐昭陵石蹟考略，孫三錫之昭陵碑考是。至於域外金石，則有清劉喜海之海東金石苑，專輯在高麗搜羅所得者。茫茫天壤間，古器物時有發現，好古之士廣續搜集，繼承昔賢心志，輯爲專書，當不出上列六類之外。

墓誌詳述家世，尤其六朝時人重視譜牒，誌中甚至述及支屬子嗣，雖失之繁蕪，然實可以補正史之缺。如陶宗儀編古刻叢鈔載南陳參軍陳詢墓誌，碑陰附刻其叔父，諸弟和子女名字並及於配偶姓名。確可以補史傳之不備。墓誌或出於門生故吏，或其家子孫條列事迹請文士修潤而成之，每多諛墓，雖宋儒司馬光對此頗有微辭，然亦不可廢。據清顧棟高編司馬溫國文正公年譜附輯遺事載：

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之間，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于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薶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豈待碑誌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于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

非開發莫之觀也。蓋公剛方正直，深嫉諛墓而云然。予嘗思之：藏誌於墳，恐古人自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歷祀綿遠，遂忘所在。魏公既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墳，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之。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當時不納誌於墳，則終無自而知之矣！故予謂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誌以諛墓則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之墳，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註二）

墓誌中過份頌揚的文字當然不足取信，然所載家世及其人之歷官，生卒年歲自是無由置疑的，有助於奕世子孫慎終追遠，重修家譜，亦提供後代史家考證史蹟之材料。

金石之學爲宋人所開創，雖是新興的學問，然自仁宗後，歷時百年，已完全成熟了。（註三）張昞的雲谷雜記卷三載：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鐘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卷，既自爲跋尾，又命其子棻撮其大要而爲之說，曰集古錄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豐曾公（鞏）亦集古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後來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倍於歐陽公，著金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公夢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爲金石類考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適集漢魏間碑爲隸釋、隸續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公丙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于錄者亦千卷，號博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有功於後學。隸釋復刻其文，前代遺編墜款因得概見於方策間，尤可貴也。

上述歐曾葉趙洪李諸家之書，均有功於金石之學，其中以洪氏之隸釋、隸續體例最善，價值最高，因爲歐陽諸家「或偶舉一義，或偏撮數言，而惟隸釋之作則全寫其文，亦悉摹其形，闕者具著其所闕多寡之數，雖灼然可知其爲某字者亦勿之益，後之人撫其遺文而讀之，則時代之升降，文章之淳漓，字畫之正變，事迹之詳略，體式之異同，雖去其人千載之遠，而其面貌若可彷彿而得，但謂可資以質正史傳，此猶屬一隅之論也。」（註四）洪适不僅喜漢隸，而且治學態度如此的謹嚴，對後學更起示範作用。元陶宗儀、明都穆，清吳玉搢、王昶等人皆效之，至今已公認爲存金石原貌的不二法門。

我國自古以來即以金石表示堅貞而永恒，凡古代文字語言、詔敕檄疏、醫方符籙，都藉金石以傳於後世。此外，載

於竹木簡者亦可垂及千年。二十世紀以來，在西北沙漠地帶挖掘得漢代留下的竹木簡，於考究漢史最有貢獻，此爲史界所共知者。然在宋代亦有發現，陶宗儀古刻叢鈔，收錄漢永初二年（一〇八年）討羌檄，五十八字，宋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年）張駒輾轉得之，命工鋟板，跋識附於後，亦用以證史。其識云：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一甕，字皆章草，朽敗不可銓次，唯此檄完。中貴人梁師成得之，嘗以入石，未幾梁卒，石簡俱亡，故見者罕鮮。吳思道（可）親覩梁簡，故賦其秘古堂云：異錦千囊更妙好，中有玉奩藏漢章。榮次新、吳出也，得其撫本，以示余。……檄言討羌歲月與史不合，此史誤無疑，黃長叟（伯思）已詳辨，不復述。

自漢永初至宋宣和約一千年，藏在甕中的木簡已朽敗，只此討羌檄一簡完好，尙得爲好古之士所欣見。宋人於用地下遺物以證史的方法，已運用的很純熟，確定凡有不合者必史書記載錯誤。此實開今世漢簡學的先河。

前代將政府政令文字刻石立於八達之衢，或人民常會集的場所，可收宣導之效，如將治急疾的驗方也刻石立於官衙之前，傳布醫藥常識，使病家破除迷信，早日就醫服藥，實在也是德政。宋李元剛撰厚德錄卷四載：「陳文惠公堯叟嘗爲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惟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是後始有服藥者。」當地民智未開，各級地方首長之施政，應以啓迪民智爲先，堯叟的做法，當時就被譽爲仁德之行，所以載在厚德錄中。有些特殊的單方，對特定的病症具有神效，但不一定收入前人類編的方書中，善心人士本推己及人之心，刻石以昭示來者，使病家輾轉相告，庶能傳布久遠，受惠的就多多了。在宋釋文瑩的玉壺清話卷五中，記錄了一則專治齒牙動搖的單方，凡試用者皆有奇效。本是刻於碑上的，故名之曰「西華嶽蓮花峯神傳齒藥方」。其經過情形是：

元亨在天聖中結道友登嶽頂，齋宿祈祠方已，遍遊三峯，酌太上泉，至明星館，於故基下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洗滌而後可辨讀之，乃治口齒烏髭藥歌一首，慮歲月寢久，剝裂不完，遽錄以歸。而後朝之名卿鉅公訪山中故事，語及者皆傳之，修製以用，其效響應。歌曰：猪牙皂角及生薑，西國生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原注云：剪荷葉心子也。）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燬，研殺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髭鬚黑，誰知世上有仙方。

（註五）

此斷碑上之齒方不知何時何人所刻，但自宋至今仍能流傳，實藉此刻石得以保存。

自東漢末始，石刻又肩負了學術的使命，儒家的經傳，經兩漢經學家校訂注釋，已有標準讀本，靈帝熹平四年（一

七五年）始刻石經，由名書家蔡邕校正，以隸書寫定，命工鐫刻，刻成後立於太學門外。古人得書困難，借人之書尤不易，有此石經，使天下讀書人都可準此摹寫，嘉惠後儒晚學至大。以後曹魏、西晉、北魏、唐、後唐、後蜀、宋等朝代或王國，皆有石經之刻，今尚存若干殘石，在校勘學上仍有很大的價值。前賢所論至多，無庸贅言。

二

宋代因爲印刷術的昌明，古籍得以刻板印刷，廣爲流傳。即使當時人的著述，也能快速問世。學者既多喜尚考古，而各地皆有文物出土，一旦纂修地志，碑碣、石刻、古蹟等，便成爲方志中的重要內容，並列爲專目。如宋談鑰的嘉泰吳興志卷十八有碑碣一目，卷十六「賢貴事實」漢費汎、費鳳父子傳，即用費氏父子三碑撰成。先是，宋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年），孫覺知湖州，創墨妙亭，求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得之於荒陂野草間，皆移存於亭中，凡三十二通。施宿的嘉泰會稽志卷十六列碑刻一目，著其碑名，說明存廢。惜此二志未全錄碑文，頗覺美中不足。至元人徐碩修至元嘉禾志，其卷十六至二十六共十一卷全爲碑碣，盡錄全文，保存下很多宋人文獻。此後相沿成規，省通志，府州志或縣志中，多立金石志或金石考。清代尙考據，學者多好古敏求，修志時纂輯資料不厭其詳，金石志卷帙隨之增多，每能單獨成書。故從地方志中輯錄石刻史料，是一件有價值的工作，但做起來相當辛苦。新文豐出版公司於民國六十六年編刊石刻史料新編初輯，彙集一百零二種專書，內地方類四十四種。六十八年編刊第二輯，收書一百四十種，內地方類四十八種，兩輯皆曾取材於地方志。今賡續編第三輯，收書七七五種，其五分之四爲地方類，於是查閱各府州縣志，取其金石記考及古蹟之涉及碑刻者，逐一網羅，並從舊日期刊中輯補之，更益以少數單刊本，所得乃達六百二十種。讀者當能了解，這種搜集工作是艱鉅的。珍貴資料分散於數百種書內，可能被忽略，被遺漏，但經有計劃的搜編在一起，使用的價值就提高，學者在參考這類書時，再也不必東翻西找了。如胡韞玉輯涇縣石刻紀略，原刊於國粹學報第七十五期（一九一一年出版），全錄汪澐神道碑，文長一千五百四十七字，爲汪藻所撰，今世通行本藻之浮溪集不載此文，該集爲清乾隆中修四庫全書自永樂大典中輯出者，並非完帙，得此碑亦可補其缺略。韞玉跋云：

案：宋史三五四汪澐本傳，寥寥一百六十二言，非特子姓弗詳，即著作亦不載，非此碑存，則公生平所著之書，幾無復有知者矣！且碑文與傳有互異者：傳言宣州涇德人，碑言宣城新建人。傳言登進士第調鼎州司理參軍，碑

言元豐八年（一〇八五年）登進士第，調舒州懷寧主簿，丁內艱，喪除，調鼎州司理。當以碑爲正。而辭妃嬪王書句讀及不受餉物事，尤足補史缺。

宋史解傳僅有碑文的九分之一，其詳略懸絕如此。修史者刪削不慎，就完全錯誤了。再如山右石刻叢編卷十三載有王安石撰司馬沂墓表，沂爲光的從父，一生謹身節用，光時爲起居舍人，安石任知制誥權修起居注，同官禁近，光因請安石表從父墓。墓表末云：「以起居之賢，嘗爲吾僚，而有請也，於是書以遺之云。」二人早年相契，本爲當時人所共知者，然此墓表，在荊國王文公臨川先生集中竟未收，乃是蔡卞、蔡京兄弟編集時有意的刪除了。幸有原碑保存下來，而通志之金石記亦收之，事始昭然。由此可見地方志中的金石記保存不少珍貴文獻，能搜編在一起，是研究經史的學者所期待的。

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收編範圍擴大，故分類與前二輯稍有不同，除原分之一般類，地方類和考證目錄類外，另增研究參考類，此類雖非史料，所貴彙集於一，對學者研究參考不無便利。甚盼海內外方家多多指示缺失，以便再版時修正。此三輯合計收書一千零十有七種，分裝九十巨冊，是一部類編的大叢書，確爲前此所沒有的。

註釋：

(一) 內閣大庫中所藏的，大部分爲明末清初的遺物，但也有不少罕見的古籍寫本。大庫之禮樂射御四庫爲檔案，書數兩庫爲典籍，這兩庫所藏之典籍，皆移存於學部圖書館（即今北平圖書館之前身）。繆荃孫曾得見宋玉牒殘本，即爲一例。

(二) 顧棟高輯溫公遺事，多注出處，而此條則未注，一時尚未能查出來源，俟考。

(三) 王國維撰宋代金石學，對宋儒的貢獻備極推崇，並說：「金石之學創自宋代，不及百年，已達完成之域。」其考訂方法爲：

「據史傳以考遺刻，復以遺刻還正史傳。」

(四) 參見盧文弨撰都穆金薤琳瑯敘。

(五) 釋文瑩玉壺清話中敘述不夠詳明，不知所道及的元亨爲何許人。他提到知辰州張師正首用此方，然師正字不疑。

石刻史料新編

第三輯

(一)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出版說明

總目

一般類

彙堂摘奇 一卷

名蹟錄 六卷

金石文字集拓 不分卷

古石抱守錄 三卷

筠清館金石 五卷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不分卷(一)六二六

明王 佐撰 0 0 1

明朱 珪編 0 0 9

清莫繩孫編 0 7 9

民鄒 安編 1 3 1

清吳榮光編 3 8 7

清黃秋盒輯 5 2 9

海上學圃叟王佐朝輔

彙堂摘奇

彙堂摘奇一卷

海上學圃更王佐朝輔

楚衡嶽神禹碑文

靖州軫野沈鎰重吾辨釋

承

承

帝

帝

日

日

嗟

嗟

翼

翼

輔

輔

惟

惟佐

卿

卿

洲

水洲

渚

渚

與

與

登

登

鳥

鳥

獸

獸

之

之

學山

彙堂摘奇一卷

陽號

門

門

參

參

身

身

洪

洪

流

流

而

而

明

明

發

發

爾

爾

興

興

以

以

旅

此旅

忘

忘

家

家

宿

宿

岳

岳

麓

麓

庭

庭

學山

彙堂摘奇一卷

陽號

智

智

營

營

形

形

拆

拆

心

心

罔

罔

弗

弗

辰

辰

往

往

學山

彙堂摘奇一卷

三

陽號

求

求

平

平

定

定

華

華

嶽

嶽

泰

泰

衡

衡

宗

宗

疏

疏

事

事

東

東

勞

勞

游餘

游餘

伸

伸

裡

裡

鬱

鬱

塞

塞

昏

昏

學山

彙堂摘奇一卷

四

陽號

徙

徙

南

南

暴

暴

衍

衍

亨

亨

衣

衣

制

制

食

食

備

備

洞

萬

國

道

共

寧

鼠

寶

舞

舞

永

蒸

奔

奔

學山

彙堂摘奇卷

五

陽號

此禹碑刻岫嶠山一日刻雲密峯唐韓昌黎劉禹錫

宋朱晦庵張南軒皆訪求不得嘉定壬申何致子一

遊南岳至祝融峯下樵夫引經隱真屏三度小澗乃

達碑所得古篆七十七字碎曆紙摹之一留自玩一

獻曹轉運彥約由是刻夢門觀中及岳麓書院後石

上嘉靖甲午長沙守新安潘君鑑得于岳麓小山草

莽中始搨傳之予乃約而登梓中釋沈軫野右釋楊

升庵予亦妄釋五字于左用質博雅君子詳考虞夏

心畫之奇云

禹碑又釋

虞帝曰禹興治雍熙永建夏邦受天之休克身帥兆
民明發不奠九有暨禹棄岳絲庭伯益垂斯父罔非
辰土地平天成聖於衡宗執中衷和穆迪友邦羣后
惟用懌昌言於昭若猷萬國咸寧 恭拜嘉享

帝禹授禪玉冊凡五宗室益王得之其玉皆脩七寸
廣五寸厚一寸繞以雲雷龍鳳之文精細如髮後世
碾工莫及奇字古文與鉤帶雕戈紀功鐘一體石經
尚書諸字亦類此東碧玉第十句云聖于岱宗南赤
玉曰聖于衡宗西白玉曰聖于華岳北玄玉曰聖于
恒山中黃玉曰聖于中岳餘則同漢人嘗摹赤玉文

學山

彙堂摘奇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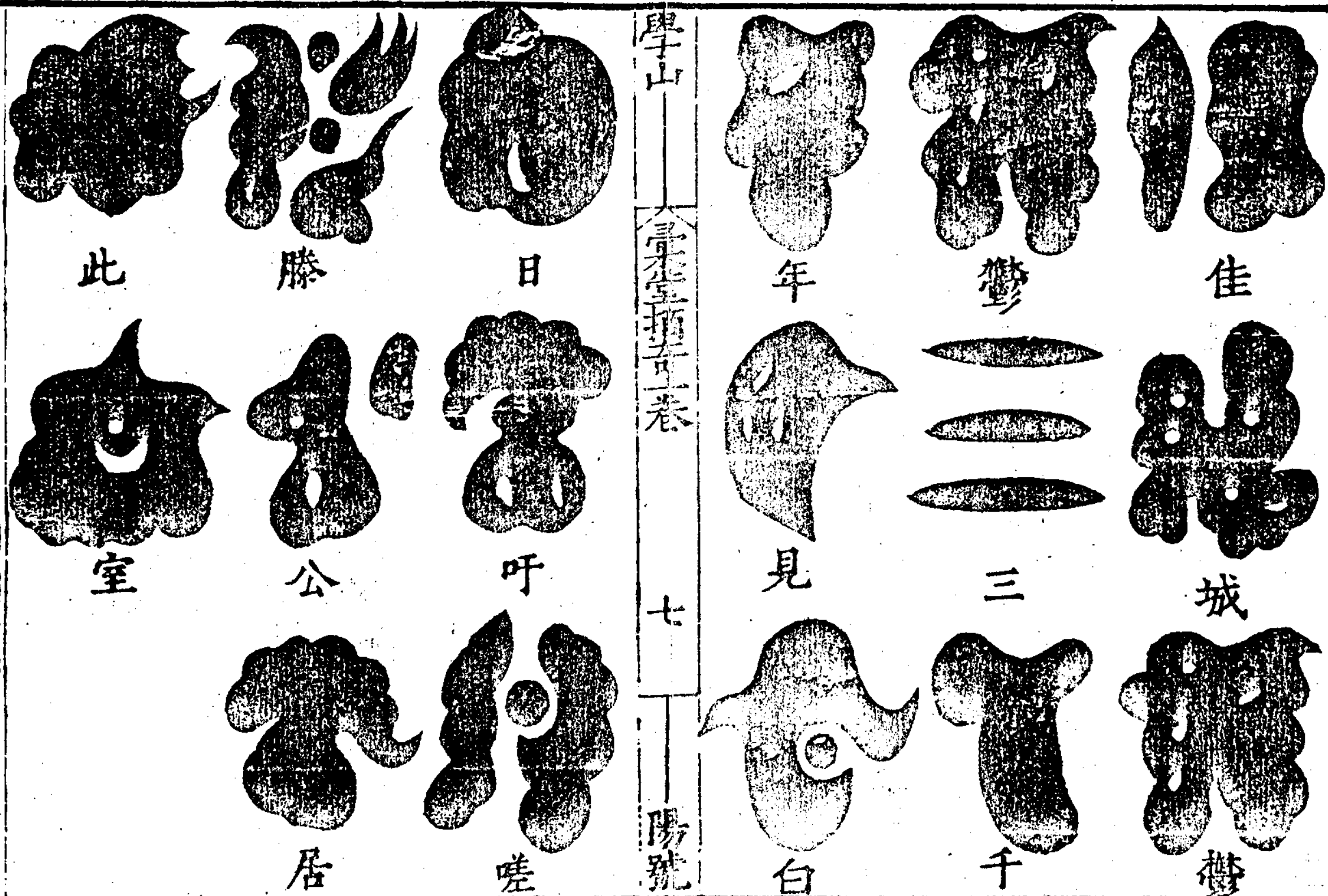
六

陽號

刻之岫嶠峯歲久剝蝕唐韓退之訪而不獲敝從益
府摹取委斯立至楚翻刻拓而大之以補漢人之舊
元豐元年二月四日清江劉敞記

右夏大帝巡狩柴望告卽位文此南嶽玉冊也唐李
陽冰少溫釋文宋劉敞原父考辨嘉靖乙丑南陽豐
公見示且東曰劉原父禹碑釋文載宋綬賜書堂胡
世將資古堂帖楊升庵未之見也予今校前所釋尤
明順而奇與典謨相表裏謹用續梓以昭布于四方
謂非斯文之大幸歟仲夏望海鹽王文祿跋

漢滕公石礪銘



學山

彙堂摘奇卷

七

陽號

按西京雜記曰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蹢不前足跑地久之乃使士卒掘地三尺得石槨以燭照之有銘遂水洗寫其文文字古異莫能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今文釋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塋焉此銘殆秦以前或上古所書乎乃逆知有滕公何數之神也夫數學起秦壹氏有泰壹雜子等書後世李淳風廖應淮皆明此學且此銘又與沈彬事同頗類術家地鈴豈古高士抱志終隱故神其術邪

吳季公碑

學山

彙堂摘奇卷

八

陽號

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

墓

孔子書

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

相傳爲孔子書或曰孔子未嘗至吳或曰吳人言子
游從孔子孔子慕札高風寄題之而傳之未可知也
今觀吳子二字類小篆有陵之墓四字類大篆於乎
延君四字甚奇古也予見一書釋首二字非於乎或
然也楊升庵曰大小篆三代以前通行非始于秦也
其然乎孔子道德文字之宗心畫之傳甚罕諸字帖
中間有之且無釋不可讀今觀此十字亦可以慰仰
止之私云

明朱珪編

名蹟錄